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目錄

崔琪

擊柝賦以封守勤固禦暴為韻

桂林一枝賦以題為韻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塔碑

田再思

服母齊衰三年議

宇文融

定戶口疏

崔明允

賈正義

正義開元二年朝議郎行偃師縣尉

周公祠碑

原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變化無窮之謂聖聖也者範圍天地備萬物而不有其功神也者探賾窈冥降百祥而不矜其德持太元之斡運日月齊明振中古之暮猷乾坤合度盛業冠於三代美化流於四國其生也藉我爲光輔其逝也薦我爲明靈所謂有始有終可久可大者也公字朝明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昔堯臣以披（闕一字）踐祚初開相地之宜殷伯以積德累仁終翦格天之業歷太極而承元吉資中和而誕賢聖知微表於幼顏繼體分於正氣兵戈已偃西周之歷數攸歸宅土（闕一字）封東魯之衣冠允集故能勤勞家國翊亮台衡植珪璧而拜三壇御冕旒而朝萬寓鴟鴞救其衰亂狼跋明其終始尊嚴其父孝理也炯誠其子卑牧也七月艱難陳業也三年征伐敘功也復子寶位不虧忠敬之誠開我金縢迺得風雷之意於是測四方以定都邑分六職以明典刑制大禮以安上理

人則俎豆之法行揖讓之儀備制大樂以移風易俗則和感之音暢舞詠之情宣詳八卦而究精微演六爻而告疑滯所謂極淡研精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者也敢問先王之德何以加於斯乎若迺示諸仁藏諸用道藝可以激揚今古軌模可以粉澤人倫懸寓煥然不假一二談也嗟乎天道有盈虛人事有存沒欲使百年黎庶讋軒帝之威靈四序蒸嘗用君王之典則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哉偃師縣祠堂者按圖經云後人懷聖恩所置也負陽岑之巖險面通谷之縈紆四水以為川二室以為鎮重檐累栱

登玉戶而三階洞室迴廊列金楹而四合壽宮肅肅備物嚴嚴宛若居攝之仁明穆如行化之易簡孝若之徘徊庭廡未足贊其精微靈均之倦剢階除不能訶其怪異易稱王假所以致孝享詩稱天作所以祀王公崇敬則遐邇同臻嘉祥則賢愚共被若迺日之吉辰之良銀輦繡軸溢通莊會舞安歌紛滿堂樽酌奠兮蕙桂璆鏘鳴兮琳琅下禱兾兮介福上歆馨兮樂康雖盛凝之持戒練心傾恒不怠劉長之去邪歸道拜謁逾勤正直聰明於是乎在粵以癸丑秋末迄於甲寅夏首西郊不雨南畝亢陽八溪以眺渚

濵河罕植青草九重以握珪沈璧屢命皇華闕闕字一一無鸖
立之徽田夫有狼顧之懼尹上柱國武威縣開國子隴西
李傑山河間氣廊廟宏材允四海之具瞻裁三川之景化
西京佇潤稍闕字一分陝之郊東都思理再臨惟洛之邑訏
豪懲而疑滯剖繁寡悅而禮義行德澤布濩頌聲洋溢正
議大夫行少尹護軍彭城劉禎正議大夫行少尹上柱國
博陵縣開國男崔元祐並星象之奇衣冠之秀器惟經國
文藝襲於班揚道以匡時令望升於臺閣佐官司錄柳齊
物等並陟遐自邇始當州府之勞擇士用才終踐公侯之

望朝請大夫行令博陽縣開國男彭城劉體微金枝玉葉之門上善通賢之量歷霜臺之鯁直闡雷邑之風（闕一字）立義（闕一字）欺兼并自息通直郎行丞王鈍朝議郎行主簿李循古承議郎行尉崔延祚莫不珪璋比德麟鳳成文藏用於東畿安卑於西亳咸以分官濟俗共理經邦欽若皇情特憐黔首吁嗟廟宇申至理之馨香拜起靈壇奠明祈之蘋（闕一字）誠敬如在神聽無違言未畢而布油雲禮未終而澍甘液三農有慶八政（闕十一字）而家邦可制非聖人之利物豈能與於此者是以黃髮兒齒之徒相與而稱曰昔文翁

以化漸蜀川猶存古廟子產以政行鄭國尚列遺祠況公道德均兩儀神靈庇萬代而頌章斯缺盛事莫傳蒙少忝青衿晚紆黃綬勤誠不夢豈吾道之將衰遊踐難言冀斯文之未喪頌曰

伊太初兮惟混惟茫暨中古兮無制無防大忠勤國兮輔我君王至道被物兮明（闕一字）典章乾坤可測兮陰陽會合威儀不差兮禮樂鏗鏘上德既喪兮先靈如在下人蒙庇兮遺惠不忘春夏炎赫兮銷流金石官寮祈請兮拜伏壇場神聽之兮密雲已灑人賴之兮零雨其滂喜大田之多

稼望高廪之盈倉羞蘋蘩於祭禮建碑頌於祠堂松栢森沈兮歲久煙霞闕二字兮山荒謁明神於此地降福祚之穰穰

孫翃

翃開元三年對策擢第

應文辭雅麗科對策 并問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騭相叶其彝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亾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

門反坫時遺宣父之嫌我國家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不德虔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踈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求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

對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漲海者鄙潢汙之陋臣

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屬絲綸明揚州閭選辟謬得接武羣
彥比肩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
朝求賢之意也揆拙兢顏心愧失守將何以充塞大問對
颺天休然闡之於師請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
明之規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
極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夔龍咸事陰陽以和聖
德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弓旌累降徵
搜是急日昃視朝文武並進既盡美矣無德而稱猶且罪
已為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

忭舞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閒傳諸長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閒恭默而天下理家給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戶不扃牛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鬼方之討賀蘭之戰高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海內百餘年士庶之多如曩時之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豈往得而今失將政繁而俗變其故何哉良有由也議者以爲賦斂厚徭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

省無事之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政成臣竊遲之愚心曉然謂在此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之德思宏至道勵精為政反支通奏甲夜觀書勵神聰於九疇留睿情於百氏臣聞智小不可謀大綆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衷之不凡致遠恐泥不其難乎夫視者明也審邪正與曲直聽者聰也察善惡與是非貌者容止可觀儼恪之所謂言者詞令斯在榮辱之所由乂時暘若肅時雨若察休咎之闕 會歸於皇建惟睿哲之作聖繫

彼道樞故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神而巳哉豈不繫於鐘鼓諒無徵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器以明義禮由中起故備物以飾容葢有國之典章生人之冕服均五材之並用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尢宜去食故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卽異離之則多

傷相須而成兼之則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先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予疑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享以追孝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之於文廟所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崇德制自炎漢之君本乎孝武之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禮容質文之辨也臣學不師古才非敏贍慙瑣瑣之陋無足言哉仰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

楊相如

相如洪州南昌人神龍初進士補當塗尉從晉陵陸渾召拜右拾遺開元末出爲懷州别駕

陳便宜疏

臣聞賈生之言曰人君之於天下猶今人置器置之安處則安危處則危是國之安危政之理亂亦由乎陛下所置甚易爲也今陛下以命代之主率易爲之資握黎元之命包宇宙之廣盡係之於陛下陛下可不置之於安處乎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斯之謂矣陛下在黎人之上居萬

乘之重將欲爲也天下已隨之將所尚也天下已尚之然風俗之端邪正之首者皆從陛下所爲也非徒風俗邪正所係亦禍福存亾在焉陛下取舍運爲甚不可忽也臣不敢遠徵古昔博引傳記請以隋煬帝太宗文武皇帝言之煬帝籍文皇之資躋大寶之位兵加海外威震區中乃自恃其强不憂時政大縱驕慾恣成猜險所爲不軌所行不順忌忠正之義黜廢賢良狎便佞之言昵愛邪僻荒淫酒色窮極綺麗兵戈不息調役非時奇技淫巧者率獲登遷力邊攘寇者皆慾財賞不恤人之疾苦不知政之理亂君

臣阻隔上下相蒙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爲行若是人何克從夫推心不誠欲人之附已恣惡內熾望俗之無邪猶却行追人向日避影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煬帝不節其慾而欲禁人之慾其可得乎故四海之風淫天下之情僞其人怨其俗蕩貞髦擯逐姦逆競馳皇綱紊而隙生禍釁滋而難作昔之有隋也今轉爲大唐豈不以縱慝無厭危患不恤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荒迷沈亂終不自覺要之覆滅死於人手爲天下笑甚可痛哉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

世諺云前車覆後車誡然則主社稷承宗廟者可不極思慮漢𣈆勗厲乎夫昬主卽聖君之資亂邦爲開國之始是用集我昌運太宗以聖德英武雄才睿略掃除昬虐大濟生人叱咤而四維更張指麾而六合復正其知人任使盡得其才或取諸俘虜讎敵並推懷而用之意豁如也故房元齡識之於月品尉遲敬德狎之而不疑接李靖以優禮此天下之智謀所以得輸其赤心天下之勁勇所以得盡其死力也帝業既就寰中已安後武先文勵精爲理務堯舜之道想致羲皇之俗開禮賢之館置十八學士聽朝之後

覃思典墳周通百家樂而忘倦所謂武以得之文以守之其帝王臧否安危成敗政刑理亂風雨興衰皆鑒於前古比之明鏡故以書籍爲古鏡魏徵爲人鏡見善則行之不善則去之闢直言則欣然受納得一士則喜見於朝謟諛便嬖者不得臻於前梗正貞賢者從容於左右矣貞觀之際太平俗洽官人得材功賞必實刑不謬及禮無愆度於時天下晏如遺糧在畝盛德洽於人心而祥風遊乎海内矣非太宗之明懿聰達虛心治道與天下貞臣正士同心戮力豈能致於此乎初東巡以供奉不精而有罰既到雒

邑又理隋之舊宮頗趣遊畋或見可欲魏徵驟諫太宗欣然罷之曰非公無此語也自是帝節慾向道思懲納正用斯而言則聖人之情不必無慾也且物懸於外情動於中情之動中則無窮也物之銜外則不極也以不極之物銜無窮之情動而不爲之節制雖有聖智亦安得致升平之事乎故太宗之情非無慾也擬致升平之資故樽節維持之耳往以隋人失御天命有歸而始終經綸斯亦勤矣首建大義提三尺安八紘創萬代立社稷傳子孫位已重矣功已大矣亦安得不思盈滿之誡而撿嗜慾之情乎故太

宗之於崇臺邃宇非不愛之惜人力也寶衣玉石非不美之節人財也妍倡絕艷非不樂之妨聽政也犬馬畋獵非不好之蕩心意也此數者皆能裁抑之是使人之賦斂也輕歲之調役也寡舉人之利甚博資國之用不費國用不費人利是豐則不言而禮讓自清淨而仁義大洽非徒太宗之爲理若是古之明王聖主曷不繇兹道乎臣歷觀有國有家莫不以驕矜放縱而滅畏愼謙恪而興然鮮蹈興平之衢多遵覆滅之路者何也實以在既安之日則怠兢畏及危逼之勢始思悔咎徒成追恨亦何補乎臣誠以人

主之在深宮方安平之日若能先慮危難以自悔曷去不經之道防可欲之原務任賢之規除輕暴之迹則履萬有必安之途而無顛蹶覆辱之患矣行之甚易在人主爲之臣所以舉隋氏縱慾而亾太宗抑慾而昌願陛下詳擇令天下皆拭目而視傾耳而聽欲望陛下兢兢業業以致太平也臣誠以爲宜效太宗去邪佞之士進忠賢之人與之討論詩書談議得失以見先古之成敗以較當今之可否行其所長棄其不善如此則朝廷無僻謬國政必清平矣臣又聞書籍所載美惡具存採其陳迹爲之鑒誡陶然其

中甚足樂也亦何必窮逐聲色巡遊因倦不務詩書之樂乎非獨妨於政理徒勞棄日矣往者太宗嘗勑魏徵作羣書理要五十篇大論得失臣誠請陛下溫凊閒暇以時觀覽其書雖簡略不備亦足以見忠臣之讜言知經國之要會矣夫古之人主莫不委任忠正廣務才賢而保正全忠者稱傾側向背者衆非緣人主知其不忠不正而用之也葢似正而非正似忠而不忠深心以藏邪厚貌而難測耳所以嘗患謬用之而不辨其真實也且非忠正尚不辨其真實況實忠正豈得知而信任乎故有獨行而見疎有懷

忠而受讒矣此先古帝王迷惑錯誤以不忠爲忠以賢爲不賢率皆十八九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非夫聖王明主則不能知也今陛下聰明在位慶祚方遠若欲任人擇士取致太平必宜先辨忠賢以別邪佞若忠賢既辨邪佞不雜正人爲之羽翼邪人不造其間則有仁義道德行於四方而無謟諛傾巧以亂陛下也且忠賢邪佞雖有難知今以陛下明悟神聰孜孜選用更垂之以睿鑒又加之以密察豈有不知之者乎然其審察之宜可以意測可以情恕矣以意測者測邪佞之臣也以情恕者恕忠賢之臣

也夫忠不似佞佞則似忠請陛下測之恕之則可知也臣聞人之性分不可轉移邪佞忠賢各有所趣順道違俗忠賢也違道順俗邪佞也若言之咈耳行之忤心動繇先王之道事極終始之慮志惟安國衛主者忠賢之所爲也故雅質而不佞勤誠而取容務正道而抗節人主聞之固將疏遠之矣此眞忠賢之臣也陛下可不恕而用之乎順欲從旨甘言美飾不繇先聖之道思亂國家之政務於要利以惑主者邪佞之所爲也故發小惠以買信忘大義而苟合權寵勢而挾威伺愉悅而爭媚人主見之固將親近之

矣此眞邪佞之臣也陛下可不測而去之乎大率人君皆惡其臣忤心而欲人之順已賢臣正直安得不忤心乎邪臣諂詐安得不順已乎故積忤生憎禍之路也積順生愛福之門也此邪佞所以常親而寵賢臣所以嘗疏而辱也自古帝王之使臣佐者曷不多論此弊乎陛下誠能反是而求之精心而察之愛其所忤而收忠賢憎其所順而去邪佞則天下之忠正可以比肩重足天下之太平可以千秋萬歲太宗之政化復行堯舜之淳風日用矣此愚臣所以請陛下審察忠佞測之恕之之術也國家自垂拱以後

至於近年寇賊屢興兵革數動邊師潰喪日費滋多加以
觀寺修營錫賚繁數郡縣之吏未息侵漁寰區之甿率盡
周饉官班冗賛淫費頻煩近者人獻直言時有切諫徒聞
讜議竟不施行至於營造未甚休息是使國儲不足人畜
久空俗弊之繇其來已漸又制敕甚重姦非莫懲節限雖
多逾越極衆孤羸寡援者小罪必罰貨賂朋黨者大惡不
繩聽斷之獄不審寰中之罪未肅也夫法貴簡而能禁罰
宜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譬琴之不理宜
在更張路之不平終當徙轍若不改創而求理安揚湯以

止沸不可得也臣請不如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此所謂天網恢恢踈而不漏矣然後停不急之務漸無爲之理休罷造作節減輸賦息徭役除贅官絕吏之侵漁復人之本業斯則人安而俗富也且俗富則國富人安則國安所謂理術無他惟此而已矣

盧貞

貞開元時官度支員外郎授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

廣成宮碑記

不宰物而萬類蒙利不致用而元功溥施廣成子之大吾無間然矣經云平天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修身之道授黃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畏其神思其德不曰協於教乎祀典云德施於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黃帝率廣成子之法以致天地之和禦陰陽之災捍刑殺之患不曰宜祀於廟乎廣成子與孔宣父遭時不同故教有精粗跡有遠近耳非殊塗也余旣稱廣成子之教通於孔氏問者曰以墳典莫存孰能詳知三五之事言廣成子者皆本於莊周固多寓辭今將質之以爲定論豈不可非通達之士

未足與議也夫欲爲黃帝孔氏者行其言耳豈倣其形哉故其言合道則彷彿其人而尸祝之可也言苟非道雖比肩對席將聽之乎今以廣成子之言得天而合於道故表其廟貌又尊禮之又何患莊生之未信也按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其地絕遠華夏之君所以不至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有三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山皆高大可取材用彼人亦各於其處爲廣成子立廟而莊生述黃帝問道崆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道之所明矣仙經敘三

十六洞天五嶽不在其列是知靈跡所存不繫山之大小也此山之下有洞焉其戶上出耆舊相傳云洞中白犬往往外遊故號山塚爲玉狗峯昔之守宰以爲神居閟潔懼樵牧者褻弄因積壤封之今昇踐其頂響通於下甚淺遠亦焉知非靈人所舍乎尋崆峒之言以中含洞壑不顯於外則安在於崇岫連峯淩霄蔽影然後稱名山也哉貞南郭子舊居直山之北少樂大道早依門墻年壯宦遊出入二紀揆才無補晚歲懷歸獲刺是邦停輿授教象設頹圮半爲荒榛遂命徹故宮稍增前制贏財而後事懸善價以

待樂輸陶斲衆工咸來求售匪隨於勿亟蓋視利而勞茨
暨壇垣指期咸就舊紀但以廣成子爲仙者又不徵崆峒
之地知有闕焉故復建此銘揭於西序文之曰
德高三王唯軒轅氏爲王者師唯廣成子窈冥昏默恍惚
恢詭囥精活身以滓爲治功被九域形存伯紀天道不窮
至人無死

崔琪

琪天寶九載宣德郎試大理評事

擊柝賦以封守勤囥御杲爲韻

嚴城暮兮絕人蹤君門深兮閉九重清矣擊柝出彼高墉候銅壺而發箭雜鳧氏之鳴鐘響以應聲按更籌而宣九陌內以達外禁姦慝而清四封何斯違斯是擊是扣聲參投壤之擊知甚挈瓶之守風雨如晦不假雞鳴夙夜在公但見牛斗至若衛尉奉職金吾克勤益欲懲寇暴亦以戒昏昕夜如何其歲聿云暮階凝冬雪月滿蟾兔是時也哀響稍動寒聲轉布窈窕鳳凰之樓蕭瑟銅駝之路於焉巡警自成險固復有空閨怨別幽客飄寓心馳遼陽之戍衣化陸生之素聞一聲莫不闌干聽萬籟悉以横注當今六

合肅清四夷郎敘時無暴客邑空囹圄彼干楯之事擊柝之所尚行於方隅猶用於軍旅者葢取諸豫備固吾守禦則知自我垂法寧云待暴至矣哉居安思危亦從吾君之所好也

桂林一枝賦以題爲韻

倬彼衆木者其桂林一枝淮南擢秀月上標奇光雨露之新沐拂香風以徐吹故能使顥氣淩空孤陰耀質心旣丹而不二花又白而純一凝霜殞而色鮮嚴景凋而葉密若然者固將與大椿而爭長豈徒挺小山而間出至如孫宏

已落郄詵未第沮塵邑與灰心然粒玉而爐桂孰謂連卷衡半死之質特達承再生之恵淹留君之庭芳郁君之砌惜矣哉向使便辭仙客永棄幽林委根不用之境滅影空山之陰又焉能擅崑玉之高價吐歲寒之宿心彼徒見零落焦梧再嘶恩波於旣往殊不知摧殘朽桂一枝重遇於當今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塔碑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通乎其用凝而不生湛爾常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刧遍恆沙界無量國土皆清

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翥號州恆農縣尉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母胎定水澂於孩性內典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水峻其苦節泛如也時不能知常以爲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五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根以復於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舅氏掾於高平而上人遂緇於此郡王立凡石不可踰其炯然日映衆星無以方其明者竟移隸茲寺闕副乎夙心無何習禪決於龐塢珪大

師濳羿密得以眞貫理照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既淨色身亦如始知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佛刹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嶺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矣夫如是孰能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粤開元十有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霧晦黃於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涸吾法海空吾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丕發

不有超代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我法印以一燈然千萬燈乎彼上人者嶷然倬立以定慧爲藏以涅槃爲山圓通於不注之境出沒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今則終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跡移歲遷則物換況法與化永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歿而不紀其事斵於石以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行也順紛彼識浪汩夫夢情非照不曙非澄不清作大醫王爲大禪伯岳立松古蓮青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淒愴世界颯空雲山忽曠色身

謝兮法體存金界慘兮鐵圍昏噫我所留者唯心源

田再思

再思開元朝官刑部郎中

服母齊衰三年議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經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

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元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

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謂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

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忝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

宮則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邱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庠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痛心可謂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

升數麄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慚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别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菓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酺訟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輙爲刊復實用有疑

宇文融

融京兆萬年人開元初拜御史中丞以言利驟用事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諷侍御史李宙劾信安王禕爲汝州刺史又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紿隱官息錢貶巖州道卒帝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

定戶口疏

天下所檢責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以外便令所在編附年限向滿須準居人更令所在優矜即此輩徼幸若徵課稅目擊未堪竊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請從寛鄉有賸田州作法竊計有賸田者減三四十州取其賸田

通融支給其賸地者三分請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戶請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並爲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以上爲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之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

每至不熟年斗別二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年還出兩丁以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爲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廩日殷久長爲便其狹鄉無勝地客多者雖此法未該準式許移窄就寬不必要須留住若寬鄉安置得所人皆悅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益水旱無憂矣

崔明允

明允博陵人天寶二年官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

紅嘴烏賦

伊空桐之靈鳥兮丹嘴黑質拂羽青霄兮流形白日與鴛鷺而為伍豈凡鳥之能匹故其聲則合雅動必依仁受惠而狎感恩而馴既喬喬而翔漢嘗啞啞而向人不驚不怖亦義而親爾其升丹楹入華堂對上客之羅薦拂佳人之裴裳驚空簾之秋色怨夕月之清光悲信美而非吾土傷幽棲而思故鄉於是湘妃援琴相如為歎何不開金籠而使飛永騫翥於雲漢重曰日宮難可躋月樹復驚棲未聽將雛曲空聞怨夜啼

大唐平陽郡龍角山慶唐觀大聖祖元元皇帝宮

金籙齋頌

空洞之中溟涬之際靈文尚矣混成眹焉混成者何象帝之先靈文者何龍漢之年五劫交周尊神遞運九烝列正元始自然治於流火之庭鍊於陽明之館二儀得之以定位三景得之以發光赤明開圖碧落普度元元奄有大道遂荒眞宗天法之以無倪皇仰之而未及犧軒應運堯舜乘時均至化而思齊酌元風而殆庶獨立千古湛兮若存首出百王悠兮不極矣粤若聖祖系襲神宗先天不違後天繼代錫允慶遠流派祥長國家纂戎欽承前烈三合一

德六葉同道平陽郡元元宮者興王之肇兆也惟初授命載告休徵權輿靈迹俶落祠宇昭彰於國史乃今昇平永配嘉瑞增修清廟大建閟宮明白於御碑因吾道爲天下程由茲地爲天下式非夫至聖孰能與之哉皇帝御辨無爲齊心正一寤寐有感髣髴真容昭孝孫之精誠貽烈祖之元訓開元得聖象天寶獲靈符丕慶再集而繁昌至教遂興而畢備祇崇冊禮其高莫二衮龍克光於像設冕旒追尊於帝位猗那商頌生人周雅儔之於昔今則過焉於鑠茲山會神之寓西對姑射北隣天柱實通仙之祕府也

正殿肅穆廣廷森沈峯巒左右松栝交陰總虛無以靜淡

也石壇重階瓴甓環甃隱訣參伍洞章獲持三元表辰八

月降誕每至日展法於斯修金籙齋啟玉皇印道家之寶

王者之儀靡盛於此矣乃開乾門闢坤戶氣宏廣莫風和

不周八卦行乎其中矣仰列宿躡魁罡落日淪陰夕時沆

瀣六甲佐乎其旁矣仙侶頒次羽人步虛朝拜九天醮祠

五老想鈎陳則黃雲垂覆存太乙則白鶴來翔其餘侍香

金童傳言玉女縹緲煙景徘徊元空求之希微究如契合

惟鎮皇極叶時邕外以廓清萬里戎夷向化內以乂安兆

庶年穀滋稔感格澤興昌光動植生成陰陽氣茂利兵所指則戢干戈靈官所臨則消疵厲爼感通上界神降祺福景命來假天子萬年者乎觀主臣郭處寂虔恭是勤夙夜匪懈稟師之籙佩嶽之符躬執科儀爰謀法要開元十六載御題觀額因隸於兹二十五年上疏議齋帝俞其請於是內使高真旨王城而至綸音祕旨從天上而來諸侯肅臨郡邑蕆事革故垣棟鼎新經像形彤絕絕金光熒熒曾是所營曾是有成利乎永貞太守臣裴朓並寮屬等惟道孚敬謐形於政睟歎休慶衆合觀徒衆等皆相與邀乃宗

極體乎自然熙澹漠於元和朴恬愉於大順微臣嘗佐汾
邑親覩聖蹤强名道原用述貞宰從杳冥而辨物因象罔
而得之其詞曰
三炁之宗粤元元始朱靈丙午赤明斯起太上道君託胎
洪氏後天合德其惟我李爰初啟運符命歸唐海縣攸屬
六葉重光天寶是應萬壽無疆大君推策考歷元陽空元
之中自然妙有無鞅之衆勃勃珠口迎不見前隨不見後
外物雖變我法彌久龍角嵯峨肇興靈迹仙宮乃建清都
伊宅洞裏天長寰中地隔皇矣大道臨下有赫金籙祕訣

玉冊元言陛壇之禮象法之門聖祖貽訓來告孝孫於茲
授命永保元元克昌厥後大慶常存刋此樂石以奉至尊

段同泰

同泰元宗朝官太常博士

駁陳貞節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議曰古先哲王作範貽訓不背時而立矩必隨俗而裁規
由是因人以設教從宜而制禮苟反經以合禮膠柱以調
弦故三代所以損益不同百王所以昇降斯別伏據隱太
子章懷節愍懿德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差蘋藻驟移

檀柘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况漢置戾園晉修虞
祀書稱咸秩禮記百神紛綸蔵䙉可略言矣按陳貞節奏
狀云伏見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
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祼獻連
時又引漢元帝朝貢禹奏及丞相韋元成匡衡等議以爲
先王典禮不可越者臣愚以爲貢禹上書匡衡奏記理異
於此事匪其倫何者上述祖宗遠論壇墠往復於商周之
際徘徊於遷毀之閒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别營祠宇義
殊太廟恩出當時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茅土

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建封子弟寄以維城之
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
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
則輕重非當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
奏狀云合樂登歌有同列帝者隱太子等廟比來裸享皆
稟舊章牲止少牢舞纔六佾進無季氏之僭退用諸侯之
禮恭惟故實未爲乖謬自茲以降斷亦可知又據匡衡議
思戾太子后園親未盡謹檢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
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

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準禮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故劉歆以爲德薄者流卑德盛者流光禮無所不順故無廢廟又漢司徒掾班彪云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皆數復紛紛不定者何禮文鈌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據班彪之言足明古今異制禮合從宜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有浚根之美一朝罷廢竊爲不可隱太子陵廟等權與建立素非禮官詳定葢是恩從中來斯事非外獎至如漢置戾園睦親也晉修虞

祀繼絶也索神以祭則旁洽百靈咸秩無文則遠霑累代
且匱神乏祀春秋所非陟岡在原詩人攸歎國家仁及草
木孝通神明澤旣漏於三泉恩亦覃於九族豈有遠則堂
伯祖近則堂諸昆服未絶於緦麻情見遺於黍稷臣愚以
爲置之則綏族廢之則收恩綏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絶事
關聖慮奏定爲宜謹議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四目錄

崔涵

議州縣官月料錢狀

崔尚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頌并序

沁州刺史馮公碑

李適之

祭嶽瀆得雨賀表

請宣付太子諸王詞翰表

禁朝官稱慘改乘服式奏

鄭老萊

老萊洛邑人遂州刺史叔則父

對春設土牛判

得立春縣門外各隨方色造牛耕人州司科不應爲訴云春前二日

惟彼璇衡分乎四序調玆玉管載啟三春寰中祈覘土之功海內佇豐祥之應甲職司銅墨道洽絃歌務切耕耘情深勸勉洎乎立春之日望氣之辰爲土牛於縣門設耕人

於畝畞隨方所造雖取法於陰陽候節而爲固無虧於令式今者四門併造數次施功便於春月之中豫設秋冬之事禳災或可在法難通州司科以不應縣局乃爲申訴春在兩日雖事分疏齊復三廟何如道理郎科其罪恐涉深文輒此商量寧斯折中請從寬典佇叶通規

韓琬

琬字茂貞鄧州南陽人賀州司馬思彥子舉茂才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

上睿宗論時政疏

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弗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維以皇道也自兹以來任巧智斥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剝之憂

正直者有後時之嘆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淳薄相反由理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焉能盡察哉貪冒者爲能清貞者爲孤浮沈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奕者一棋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

亂於未然天下何繇不理哉永淳時雍邱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顯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亾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亾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

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者夷狄疑闕字今軍屯積年往者召募人賈其勇爭以自効今者差勒闔宗逃亡相繼往者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産已空鄰伍牽連遂爲遊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刻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才卓行者量能授官又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畜有餘安可得也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其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

其商賈何爲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爲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桑工商而身趨之當今一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儲蓄若不釐革其弊必甚

崔逸

逸開元時清河人

東海縣鬱林觀東巖壁記

維大唐開元七年歲次已未粤正月庚寅朔時大人出爲海州司馬禮當巡屬縣問耆疾周覽海甸察聽吟謠人無

事矣乃迴駕惕想眇矚雲山尋紫翠之所登虬龍之道蓋欲徵靈宅吉洗我塵慮巖巖直上窅窅傍邃霧月與碧海同湀朝霞將赤城爭峻代有知而不能至者至而不能賞者賞而不能窮者亟闢我東海縣宰河南元公光發幽躅起于泉石締思搆匠蠲潔形勝遂披叢篁鑿崩壁流泉歎水藏宿雨而時來卧石埋雲觸搖風而不散歷時花木紅紫無名入聽笙歌宮商自合固可爲眞人之别館元始之離宮哉夫登會稽探禹穴慕古長想復何奇乎豈如志在魏闕心遊江海兩忘出處雙遣是非唯元公得之矣攀賞

未極列壑生陰促駕言旋攢峯擁騎家君顧而歎曰爾知遊名山勒銘紀者非思入上元道存虛白亦何能造次不遠而爲之吾少事雲林長牽塵迹晚齡心事盡於巖間小子誌之貽夫來者其列座同志次而鐫之

元承徵

承徵開元時鄭州人

上符瑞封事

謹案魏典及北齊至後魏太平眞君年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在壺關大王山於時太武南巡親幸上黨掘

山封石將以厭之亦猶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乃改金陵爲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孫權僭號吳人以爲當之孫盛晉陽秋云從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之時中間四百三十七年權數未當應及晉元帝南渡始有五百二十六年以彼金行奄居四海金陵之瑞其在茲乎又按太武之後百有餘年高歡以內學之言復欲妄干符命因勒兵馬來在晉陽舍於壺關六旬而去更有上黨百姓從在晉陽因名上黨之坊實曰晉陽之地歡又居此僞以應之論其僭應則高歡不異於孫權

語以虛擴則太武有同於羸政暗於時運豈不惜哉臣等恭尋符命壺關天子之氣正是陛下當焉元穹上眺符命下鍾故使歷試潞州所以用當其應此天意也豈人事乎然而一幸潞州三移灰琯壺關之地歲時爲蒐狩之場大王之山朝夕即豫遊之所始能龍潛上黨尋乃鳳舉咸寧內學之言果合符契又按內學所奏符應年月太平眞君太平則叶今辰眞君則更明陛下自唐至魏三百餘年觸類而推無不驗應伏願陛下上承天意下諭人心昭告寰瀛編列國史臣等沐道醉心觀洋駭目披圖遡聽曠古無

聞實慶生涯親承旦暮

崔沔

沔開元六年官祕書少監

議州縣官月料錢狀

養賢之祿國用尤先取之齊人未爲剝下何用立本息利法商求資皇運之初務革其弊託本收利以繩富家固乃一切權宜諒非經通彝典頃以州縣典吏併捉官錢收利數多破產者衆散諸編戶本少利輕人用不休時以爲便付本收利患及於人然則議國事者亦當憂人爲謀恤下

立計天下州縣積數既多大抵皆然爲害不少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筭勞費不啻五千在於貧人已爲重賦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傷人刻下俱在其中未若大率羣臣通計衆戶據官定料均戶出資常年發賦之時每丁量加升尺以近及遠損有兼無合而籌之所增盞少時則不擾簡而易從庶乎流亾漸歸倉庫稍實則當咸出正賦罷所𣃁加天下坦然什一而稅上下各足不其遠矣

崔尚

尚久視六年進士大中大夫行尚書祠部郎中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頌并序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眞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一作出而異名同契乎元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耶非桐柏耶因斯而談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卽中右弼王喬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眞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强名桐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後

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於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元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並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猨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烟岑相

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總攬奥祕鬱爲秀絕苞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爲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壘土經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爲光籠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元極眞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鍊師孰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内溫人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

爲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冕乘軒者寵惠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恵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練識贍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師藴廣成之德睿宗繼黄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尭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遥而遊聞鍊師之名者足以

激厲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輿不可測矣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精一作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亾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元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蔣欽宗等曰且道以

合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須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烟雲路通眞仙時來顧我鍊師于彼瓊臺鍊師鍊師道入元微噏日安坐淩霄欲飛興廢靈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爲美哉輪奐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沁州刺史馮公碑

吾聞闕一字君闕一字曰古之孝者闕三字德闕四字碑闕一字明示於後代也故今之孝者馮氏三子道闕一字崇闕四字論闕十二字

文曰公諱仁闕一字太元長樂人夫馮文王之允也畢萬闕一字封於魏文闕四字馮闕四字有自來矣闕二字流長枝分葉散衣冠人物史諜存焉曾祖闕三字隨官闕一字尚書兵部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昌黎公謚曰壯武望重一時氣雄千載闕四字外臣嘉遯不仕闕一字壽祖若闕三字嗣幽貞闕一字於我公復修祖業特有奇稟識密洞微德暉內藏道氣潛運闕一字可闕三字無爲闕一字不闕一字俗闕二字泊其眞翬居冈見其闕一字處會通默養空而浮代莫能知闕一字以闕一字守闕六字清闕一字之闕三字以琴書闕一字娛優哉闕六字所謂

逃名避聲（闕一字）已會景龍（闕一字）年（闕）公之誠孝精忠道士道力意得元珠謀參黃石同心戴舜以爲天子（闕四字）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冀國公實封三百戶銀印青綬昭其（闕一字）也皁葢朱轓昭其位也（闕四字）昭其（闕一字）也（闕四字）昭其（闕一字）也公（闕二字）厥子克（闕一字）於邦帝用嘉之拜公爲朝散大夫使持節沁州諸軍事沁州刺史仍聽（闕二字）時人榮之制有踰天官（闕一字）名年八十九以（闕二字）十有一年夏五月庚午終於京師（闕四字）惟十有一月十日壬申葬我公於咸陽北原禮也（闕九字）其宅兆而安厝之（闕四字）銘曰

闕十六字遊藝依仁從吾所好闕五字物之奧闕恕闕一字乃嚴訓嘉闕二字功是闕一字予闕一字是啟寻夷汝作闕二十二字孝子闕二字垂闕一字無窮

李適之

適之初名昌恆山愍王承乾孫神龍初起家左衛郎將開元中拜刑部尚書天寶元年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罷政事守太子少保坐與韋堅相善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於貶所過宜春適之懼仰藥死

祭嶽瀆得雨賀表

聖心纔啟靈貺潛通膏澤並霑罔不滂霈請宣付史館仍於濟源縣虔修賽禮

請宣付太子諸王詞翰表

臣不工文且非碩學更紆天人之翰以光鄙野之人又見陛下訓以義方教之親睦文王美棠棣之華皇王之際於斯爲盛事連中禁恐良史闕書請編諸典策以光千古

禁朝官稱慘改乘服式奏

臣伏以朝服準式皆合備具比來有稱慘故式致乖疎臣望自今已後每當正至及緣大禮應朝官並六品清官並

服朱衣餘六品以下望許通著袴褶朔望日請依舊文武官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不著者請奪一俸以懲不恪其蕃官望不在此限如情願著者請聽餘望依今式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爲理者也理之爲極故受之以無爲昔之眞人歸根去羨挨有物入無窮所以爲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往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

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元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棼絲言說滋蔓粤有紹興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致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上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

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薙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苑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爲受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烟火衆魔成軍陣

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刼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旣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狀殆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摩之論也及築墳傳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倏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旣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二載形體臞瘠僅能

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梡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梡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覩遠衆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饑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

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眞賾不覺神醉大巫捨械靡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蘄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舍晝夜尋遘私艱重集于蓼無怙可恃創鉅釁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冤毒之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强弟子以行雖間濶積年而誨

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年諱問其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晻合池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栢凋瘁四部雷動三界霑泣或絕於地或訴於天嗚呼慈母忍棄窮子一定以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唇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眾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刼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

徒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皦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强固永為宗極以適之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髣髴鑛鑠依稀火傳摘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元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宏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愛河犄拔情獄擎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靄零嚴戒溢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魂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糜獻編同把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虛來實遇病

爲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薦瘥彷徉推極荼毒謂何孰承冣上密受居多未究滄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血淚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恆住敢告非滅

趙慎言

慎言開元八年官瀛州司法參軍

論郊廟用樂表

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元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

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義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卽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便爲剛乎是知周制無商不爲堅剛見闕蓋以扶木德忌金行故國祚靈長後葉呂威卜代三十卜年八百是去金之應也卽人神之心可見剛柔之理原乎聖人之情詳夫作者之

旨車服器械爲易代之通規郊禋聲調避德王之刑剋此不疑之理也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

郊廟舞人宜依古制疏

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案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兹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

爲之令太常博士主之準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畢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簇歌應鐘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鐘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卽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但太簇黃鐘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鐘請改爲應鐘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

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干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乃各以所主色禮神又以樂理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其國子諸生望教以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

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

李元瓘

元瓘開元八年官國子司業

顔子當設坐像並升四哲奏

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顔子配則配像當坐今乃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顔子道亞生知才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侍坐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

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春秋配享之餘請春秋釋奠列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文翁之壁尚不缺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賢從享

請令貢舉人習周禮等經疏

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

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並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

蔡孚

孚開元八年官起居舍人

請宣付御製春雪臺望詩編入國史奏

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之儉陋知作勞而居逸念中人之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安

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寮及編國史